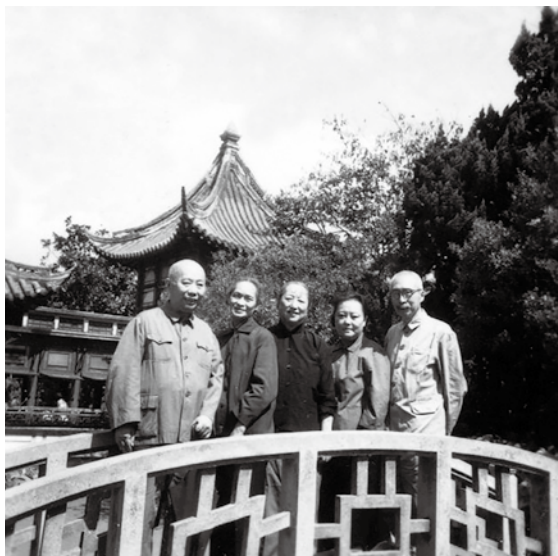




20 世紀 60 年代瞿蜕園（右一）與友人俞萊山（左一）等在上海市桂林公園合影

（圖片由俞汝捷先生提供，特此致謝！）

## 編者說明

瞿蛻園（1894—1973）是近現代文化史上一位值得關注的大家，他精研文史，於職官、方志等學均有深湛研究，尤精於掌故之學，在諸多學術領域有開疆拓土之功。但由於歷史原因，他在當代學界少有人知，作品也刊佈極少。近年來，才逐漸引起學界的重視。學者們鉤稽歷史，為我們還原了一個完整的、真實的文史大家。有學者評論說，20 世紀 20—70 年代的 50 年間，國學領域可稱為大師的，唯王國維、梁啟超、陳寅恪、瞿蛻園四人而已，不可謂不高矣。這與他生前的寂寂無聞相比，可謂是天壤之別，令人感慨。對這樣一個在學術上有重大貢獻的人物，識其人，讀其書，還是很有必要的。

瞿蛻園以其深厚的文史根底於晚年寫成的多本中國歷史普及類作品，選文精審，譯文暢達，注釋簡要，文筆淵雅，頗顯功力，深得古典巨著的佳妙，堪為此類作品的典範之作。經瞿蛻園親屬的授權，我社將陸續再版他的中國歷史普及作品系列，以饗讀者。

此次出版的《通鑑選》，在文字上，以古典文學出版社 1957 年第 1 版為底本，同時參考了中華書局 1962 年新 1 版，對書稿進行了校訂。除了糾正原書中個別的文字錯訛，並把原書中的漢語注音符號做了統一更改外，為保存原貌，其他內容均未予改動。

編者

2015 年 5 月

## 薦 序

俞汝捷

瞿蜕園先生（1894—1973）的《通鑑選》初版於1957年，是《資治通鑑》最早的選注本，1962年出過新1版，之後沒有再印。現在出版社予以重版，作為蛻老的學生和50餘年前的老讀者，欣慰之餘，很樂於在此向諸位推薦這一極好的史籍選讀本。

談書之前，想先談談選注者。

蛻老原名宣穎，字兌之，晚號蛻園，湖南善化（今長沙市）人，是著述等身的文史大家。在史學領域，他的治學可分為前後兩段。前段從20世紀20年代初到40年代末，主要在秦漢史、方志學、掌故學園地辛勤耕耘。早年受其父瞿鴻禨及湘籍大學者王先謙影響，他對漢史頗下苦功，1928年即出版制度史方面的拓荒之作《漢代風俗制度史》，1944年又出版《兩漢縣政考》和《秦漢史纂》。方志學方面，他於1930年出版的《方志

考稿（甲集）》，是我國最早的私家方志目錄學專著；另一專著《志例叢話》則因在修志觀念及方法等方面富於新見而至今仍為學界所重視。他的掌故學成就，不僅體現在搜羅宏富，出版發表了《同光間燕都掌故輯略》、《中國社會史料叢鈔》、《杻廬所聞錄》等多種著作，而且表現在理論上有深入探討，他在《〈一士類稿〉序》等文中就掌故學的研究對象、範圍、任務、方法和箇中甘苦作了清晰的闡發。

後段從 20 世紀 50 年代初到 60 年代中，主要致力於官制研究和史學普及。官制從來都是蛻老的專長，閒談中聊起歷代職官沿革，簡直如數家珍。前文提到的《兩漢縣政考》亦可歸為職官志專著；而更為史學界熟知的當然是《歷代官制概述》和《歷代職官簡釋》，二著附於 1965 年版黃編本《歷代職官表》中，卻遠比該表更為實用。此外，《辭海》中的官制條目，也大都出自蛻老之手。至於史學普及，那些年他從古史、《左傳》到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、《後漢書》，撰寫了多種選譯本和故事選，其中以選注方式問世的正是這本《通鑑選》。

《通鑑選》有哪些優長呢？

其一，《通鑑選》不能代替《通鑑》，卻能讓讀者知曉有關《通鑑》的各種知識，瞭解《通鑑》的基本面貌。

這首先是因為，蛻老為該書所寫《前言》，多方面地對相關問題作了說明和闡釋。他告訴我們：1.《通鑑》上接《左傳》，下迄五代末年，是一部“在史學上放出異彩”的編年體通史。2. 司馬光在朝廷支持下，遴選專門人才做助手，充分利用政府藏書，經過周密準備，反覆考訂，增刪潤色，耗時 19 年，始完成這一巨著。3.《通鑑》有種種優點，包括注意事件的前因後果，對重要人物刻畫生動，對雜史及私人著作廣加採納、慎重運用，敘事平實而又兼具文學性，附錄與史事相關的文章甚多，不採神異怪誕的謬說，等等。4.《通鑑》的衍生著作，重要的有司馬光《稽古錄》、劉恕《通鑑外紀》、金履祥《通鑑前編》、畢沅《續資治通鑑》、夏燮《明通鑑》以及《通鑑輯覽》、《通鑑紀事本末》等。5. 宋末元初的胡三省“替《通鑑》作音注，非常宏博、精刻而便於實用”；王應麟的《通鑑地理通釋》亦有獨特價值。6.《通鑑》也有缺點，最為突出的是“主觀見解過於濃厚”和“過於輕視文人”，前者表現為政治意識保守，後者表現為對一些重要文人如屈原的名字不屑一提。以上各點，《前言》中均有詳細的闡述與分析，所以，閱讀正文之前，宜先將選注者的《前言》瀏覽一遍。

其二，要從鴻篇巨製的《通鑑》中選出少數篇章

而又能體現原著特色，並使讀者開卷獲益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而從本書所選 20 篇來看，可以說做得非常不錯。在朝代分配上，於戰國、兩漢、三國、魏、晉、南北朝、隋、唐、五代均有涉及，而又以漢、唐為多，這就使讀者對各時期歷史都能有所瞭解。在內容方面，所選各篇大都側重關鍵性歷史事件的完整敘述，也有若干篇如《趙充國屯田》、《賈讓治河三策》、《黨錮》、《楊炎與劉晏》等對社會背景與政策制度說明較多。這實際上反映了蛻老在治史方面的一貫主張。還在我青年時期，他就提醒過我，學歷史不能光聽故事，一定要瞭解時代背景與相關制度。20 世紀 60 年代初，他曾應我所請，隨手寫下一紙國學入門提綱，在談完《五經》與《說文》後，接著便談《通鑑》——

同時可看《通鑑》。不必專注重興亡大事，要能從史事看到各時代之社會背景。胡注頗多關於制度之說明，即無異於同時看《通鑑》。

朝代難記，若用公元作線索即不難。以世界重要史事與中國史相對照，更有全局在胸之勢。

這紙提綱一直為我所珍藏。慚愧的是，他指示的做

學問的基本功夫，我未能完全掌握，《資治通鑑》也因畏其卷帙浩繁而未能通讀，倒是曾將家中書架上兩函線裝的《綱鑑易知錄》草草翻過一遍。蛻老獲知後，說《綱鑑易知錄》記述的歷史較《通鑑》為長，讀一遍也很好，但它欠缺的正是關於社會背景與制度的說明，所以從治史角度說，僅讀該書是遠遠不夠的。

其三，《通鑑選》有個特點，就是各篇文前都有一篇數百字至千餘字的題解。根據需要，題解的寫法頗為靈活，而目的都是為了增進讀者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認識、對本文內容與寫作手法的理解。譬如《趙武靈王胡服騎射》的題解，便重點講述趙武靈王實行軍制改革的重大意義，點明“這件事的影響幾乎與商鞅變法不相上下”。同時又指出，在《史記·趙世家》中，對當年改革派與保守派的辯論原有詳細記載，可惜司馬光基於其保守立場，將這些話刪去不少，於是題解將趙武靈王及忠臣肥義被刪的話補引出來，從而使讀者由這些“明通痛快”的言論更加認識到“這人的確是戰國時代一個傑出人才”。又如《蜀漢之亡》的題解，在交代歷史背景之後，特別指出“當時統兵伐蜀的將帥鍾會、鄧艾等人心理上的矛盾造成了一種離奇變幻的局面”，“這是一次極富於戲劇性的歷史事件”，而《通鑑》將幾個人的個



性，如“劉禪的庸懦無能，司馬昭的權詐百出，姜維的智勇深沉，鄧艾的粗魯樸實”都寫得“很有聲色”，從而使讀者於讀史的同時，獲得文學欣賞的審美愉悅。

其四，注釋是選注者用力最勤之處，也是《通鑑選》最為出彩之處。多年來我們翻過各種古籍注釋本，稍加比較，立刻就能看出孰優孰劣，看出注釋者學養的虛實、功底的深淺。曾不止一次看到一些注家，不懂裝懂，對難詞難句妄充解人，貽誤讀者。也有一些注家，對人所皆知的詞語大注特注，碰到稍微難解的詞句，因自己不懂，就跳過不注。還有一些注釋本，態度較前二種認真，但引證煩瑣，疏於貫通，對一般讀者而言，不夠方便實用。相形之下，《通鑑選》的注釋，最大優點就是為讀者著想，準確、簡明、曉暢、實用。這是翻閱書中任何一篇任何一段，馬上就能感受到的。這裡可隨便舉些例子。一種情況是，詞句含有典故，如《劉裕北伐》篇中，有句話是“琅邪王德文請啟行戎路，修敬山陵”。注曰：“‘元戎十乘，以先啟行’是《詩經》上的話。他的意思要首先進入洛陽，因為晉室的先代陵墓都在洛陽。”出典和含義都說得明明白白，至於該典具體出自《詩經》哪一篇，就簡省不談了。又一種情況是，詞句不含典故，卻也並非一看就懂，如《趙充國屯田》

中，有句“田事出”，甚麼意思？看了注釋，方知“田事出指春耕開始的時候”。第三種情況是，詞語見於辭典，卻無法套用。如《天寶長安之亂》中“十月灼然詣京師”一句，“灼然”何解？查《辭源》，解釋是“明顯貌”，用在這裡很難說通。而蛻老注曰：“灼然是一定的意思。”文意立刻曉暢明白。第四種情況是，對前人的解釋提出疑義，如《七國連兵》中有句“而愁勞聖人所以起也”。注曰：“前人解釋此句，說：愁勞正是聖人所由興起。這種解釋不一定對，也可能是說心懷憂懼的聖人所以因此而奮起。”措辭很委婉，但只須聯繫上下文，就不難看出，蛻老的解釋更符合原意。

以上從前言、選文、題解、注釋四方面約略談了《通鑑選》的優長，限於篇幅，許多方面如蛻老對胡注的深入研究等等都未及詳述，只能留待讀者諸君去自行體會了。

2015 年 5 月

# 目 錄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前言 .....       | 1   |
| 魏文侯與吳起 .....   | 25  |
| 樂毅與田單 .....    | 36  |
|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 ..... | 54  |
| 七國連兵 .....     | 61  |
| 張騫通西域 .....    | 72  |
| 趙充國屯田 .....    | 89  |
| 賈讓治河三策 .....   | 108 |
| 班超出使西域 .....   | 115 |
| 黨錮 .....       | 127 |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赤壁之戰 .....   | 157 |
| 蜀漢之亡 .....   | 170 |
| 肥水之戰 .....   | 192 |
| 劉裕北伐 .....   | 206 |
| 魏孝文帝遷都 ..... | 233 |
| 侯景之亂 .....   | 246 |
| 隋文帝平陳 .....  | 281 |
| 天寶長安之亂 ..... | 302 |
| 楊炎與劉晏 .....  | 323 |
| 陸贄論政 .....   | 333 |
| 契丹滅後晉 .....  | 352 |

## 前 言

### 一 《通鑑》的性質

自從司馬遷作《史記》以後，多少年來沒有人敢繼續再寫這樣一部貫串古今的通史，只有班固《漢書》以下那些斷代史，僅僅保存著《史記》部分的形式。至於《史記》的貫串精神卻失去了。就連形式也是勉強湊合，不甚適用的。因為《史記》有它自己的觀點，它可以成一家之言，班固以下的史家，往往只能作刻板文章，不能發揮相體裁衣的妙用。所以讀史的人大都感覺史書的繁重瑣碎，沒有頭緒、沒有重點、沒有脈絡層次，認為難以掌握。東漢末年，荀悅拿《漢書》的資料重行拆散，改變成《漢紀》一書，由八十萬字縮寫成八萬字，這才有了用編年體編成可供普通人閱讀的一部書，然而內容限於西漢一朝，而且所採取的材料未免過於狹隘。

編年體的史書，有一點是確實勝過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的。這就是：敘起事來按著史事的發展層次，如同影片一般，一幕一幕映了出來，使讀者可以有比較明晰的觀感。特別是漢以後的史實，情事複雜，頭緒紛繁，即使司馬遷來編這部通史，恐怕用《史記》的辦法也不行不通。梁武帝曾經作過一部《通史》，完全摹仿《史記》的形式，果然就失敗了，這部書從來就不曾流傳過。一直到了宋朝，時在公元一〇六六年至一〇八四年，才由司馬光著手來完成這種新的著作，這就是在史學上放出異彩的《資治通鑑》。

《通鑑》所包括的時代，從戰國初期開始，一直到五代末年，按年敘事，一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。往上去是和《左傳》相銜接的，因為《左傳》最後一段敘智伯的事，而《通鑑》從魏、趙、韓初命為諸侯敘起，也正是智氏被滅的結果。雖然中間還差七十幾年，事實卻是一貫下來的。所以也可以說《通鑑》是繼《左傳》而起的一部重要史籍。

這部著作是匯合當時第一流史學家的智慧能力，費十九年不斷努力的光陰而完成的。成書以後，又經許多學者鑽研討論，給後來讀史的人不少便利。上面所說編

年史的要求，從此可以滿足了。

## 二 《通鑑》編集的經過

為了對《通鑑》作出正確的估價，先要明瞭司馬光編輯本書的經過。

按照司馬光的出身和學歷來說，應該是讀書不感困難的人。但據他自己說，在他青年時代，許多正史連見都沒有見過，即使是讀過的，也不能熟。他是很喜歡讀史的，尚且如此，別人更不用說了。與他同修《通鑑》的劉恕也說：當時的人只是為了學作文而讀《漢書》，能夠兼讀《史記》及《後漢書》的已經算是博學，至於問到三國、六朝的事跡，大多數人是茫然不能回答的。司馬光自己感覺讀史的需要，找到一部唐人所作的《高氏小史》，雖然價值不大，已經認為相當滿意。他既然深知通史之有益於實用，而需要又很迫切，所以這部《通鑑》雖然是奉英宗的詔命而作，卻實在等於實現自己的志願。他在進呈《通鑑》的表文中說：

臣性識愚魯，學術荒疏，凡百事為皆出人

下，獨於前史粗嘗盡力，自幼至老嗜之不厌。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，自布衣之士，讀之遍，沉人主日有萬機，何暇周覽？臣常不自揆，欲刪削冗長，舉撮機要，專取關國家盛衰，繫民生休戚，善可為法，惡可為戒者，為編年一書，使先後有倫，精粗不雜。

書的原名是《通志》，先成戰國時八卷，以後英宗採納了他的話，叫他繼續編集。神宗即位，才替它改名為《資治通鑑》，這是特別強調注重在鑑戒得失、裨益政治的意思，一般省稱為《通鑑》。

司馬光的這個志願，在當時沒有帝王的贊助是達不到的。因為首先需要利用政府藏書作參考根據。他在編書的十九年期間，自己歷任京外各官，職務既不繁重，生活又有保障，加以特詔許以書局自隨，官雖改調，編書並不停頓。一切紙筆的費用，抄寫的人工，都由政府供給。尤其重要的是助理的人選。一千三百多年的歷史不是一個人所能全部精通熟習的，而況其中還牽涉些專門的學術，所以他約了劉放擔任兩漢部分，劉恕擔任魏、晉、南北朝部分，范祖禹擔任唐、五代部分，他們



都是專門的人才。特別是劉恕，關於制定體例，前後貫串等等工作，大部由他一手經理。司馬光的兒子司馬康也在事務上替父親效勞。因為這是一件勞而少功、無利可圖的事，所以也始終沒有人來干涉破壞。上述種種條件可說是過去所不曾有過的。

《通鑑》編集的方法，也經過周密的準備。首先是年月日的考訂，因為年月日的舛誤必然影響記事的正確性，所以先要將每年的節氣、星象、朔閏等排定，作成長歷一書，這是第一步的工作，是由天文學專家劉義叟擔任的。有了這個底子，才發現以前歷史記載上不少矛盾參錯的地方，於是分別責成各人將可能收得的一切資料分隸在每年之下，編成叢目，這是第二步。資料齊備，再將其中異同之處加以指出，重複之處加以刪汰，通過考證，決定去取，編成長編，這是第三步。最後再將長編的冗長文句加以刪節，潤色成文，才算定稿。據說單是唐代一部長編已有六七百卷，後來刪成了八十卷，這是第四步。因為在著手的時候已經有了整個計劃，個人盡量提出意見，最後由一人執筆，所以能一氣呵成，不像別的官書往往自相矛盾。

據司馬光自己說，謄抄草稿的時候，是每一段預留

空行的。遇有應加或應刪的，隨時可以剪去，另紙黏接。古人的書多數是卷軸式，所以每四丈長成為一卷。他自己訂的日課是每三天刪定一卷，足見最後動筆時也還是十分精審的。有人看見過，草稿都是工楷寫成，沒有一筆草寫，這套草稿在洛陽還保存了若干年，堆滿了兩間屋子。

在這樣艱巨的工作中，一定發生過多次反覆的考訂和激烈的辯論，是可以想像得到的。後人但看到已成之書，而不知道當日怎樣廣泛地搜集資料，怎樣辛勤地鑑別真偽，那是很可惜的。所以又把當時討論的記錄摘要編輯起來，成為《考異》三十卷。到今天還可以從《考異》中看出無論是他所採取的或所摒棄的，都有現在早已亡佚的書籍，就連這點副產物的價值也很不算小。

### 三 《通鑑》的優點

《通鑑》本身的優點可以約舉如下：

毫無疑義，《通鑑》用編年的方法敘述，可以使人一目瞭然於史事的發展。但是編年體很容易形成流水賬